

戦争



戰 爭

阿爾志綏夫著

上海大光書局印行

中華民國廿五年六月再版

原價 國幣六角

著作者 阿爾志綏夫

出版者 陳 荇 蓀

發行者 大光書局

印刷者 大光書局印刷所

上海牯嶺路六十四號

大光書局總發行所

電話九三四五七號

版權所有不准翻印

英譯本的引言

阿爾志跋綏夫(M. Artsybashev) 的生涯的大體事實，在他給他一個朋友的一封信裏可以看到。他生于一八七八年，在南俄的一個小都會裏。據氏姓和血系他是韃靼人，但，照他所說的，“不是純粹的家系，在我的血管裏有俄，法，喬其亞(Georgia)，和波蘭的血液。”他的有一個祖先是著名的波蘭革命者，珂修支珂(Kosciusko)。就是他的母系方面的曾祖父。他的父親是一個小地主，而且曾經在俄羅斯軍隊裏當過一個軍官。從一個最早的

年齡起，孩子就顯出了熱切的興趣。在繪畫裏，當他在十六歲的時候，他走出中學校，就因為要成為一個藝術家的緣故。不久他便進一所藝術學校，可是貧窮却很有力量的證定了是成功的障壁。他因為要得幾個錢，便不得不給幾種小報畫些漫畫，或者寫點一種滑稽的短篇小說。在一九〇一年，他的第一篇小說，都瑪諾夫(Pasha T. mano.)，大著起了官場中的感動。基於一種真實的遭際，牠揭露了俄羅斯教育制度的有害。這篇小說由一家俄羅斯雜誌允許了刊佈，可是檢查官却不准把牠刊出來。雖然，照牠的作者所說，“那篇小說在我並不是沒有有益的結果的。牠引起了編者的注意；牠鼓勵我向前工作。牠擯棄了我的想成為一個藝術家的迷夢，並且轉移了我的歸依到文學一邊去。這是很不容易的。就是在現在，我還不能看着繪畫沒有情緒的。我比較字句更愛顏色。”

正在這時在俄羅斯出版了一份雜誌，有名的作家如安特列夫(А. Andreyev)，科布林(A. I. Kuprin)，和高爾基(M. Gorky)都是給這雜誌撰

稿的。編輯是密羅留幡夫(Miroliubov)，賴他阿爾志跋綏夫得到了他的最初的成功。使他成爲一個文人。密羅留幡夫請他做他的雜誌的副編輯，由於他的許多小說的刊佈便把他放到了文學的俄羅斯的厚待裏。一九〇三 阿爾志跋綏夫寫了莎寧(Sanin)，雖然在當時並不刊佈，直至後五年才印成。這書，作者所敘述着的是‘個人主義的辯護’，已被證定了是一種屬於感覺上的真實的作品。譯本已遍及於德，法，意，波希米亞(Bohemia)，保加利亞(Bulgaria)，匈牙利(Hungary)，丹麥，日本，以至英倫。

援引着他自己，阿爾志跋綏夫說：‘我是一個深刻的寫實主義者；一個託爾斯泰和陀思妥夫斯基派的學徒’又說：“我的長成是很強烈的受了託爾斯泰和陀思妥夫斯基的影響的，而契訶夫也差不多佔了幾乎很大的一部份。雷俄(Victor Hugo)和歌德(Goethe)也常在我的眼前。這五個姓氏便是我的先生和文學的導師的姓氏。”

在這本戲劇裏他一再顯出着是‘一個深刻的

寫實主義者’，雖然只是用很簡單的單純和繩範來寫了的。戰爭的不可言說的悲慘和恐怖，在這裏已給我們觸目驚心的描寫出了。

Percy Pinkerton

佈景：

春間的一天亮爽明媚的日子，隨處都有樹葉和花草。

佈景現出着一家莊嚴的宅第，有着柱子的走廊。前面有一座寬暢的洋台，有石級可走下到花園裏去。洋台上有一張柳條編成的大椅子，花園裏的樹底下有一條長凳。從前面有一座圓的花床。後面有樹和一堵圍牆，牆有小門通街道。

沃爾迦彼脫羅夫娜忙着在從事灌溉，這時彼得伊凡諾維契正立起在他旁邊，吸着煙而看着。他頭上沒有戴帽子，身上穿着一件白亞麻布的外衣。

.....

沃爾迦彼脫羅夫娜

你必須得把你的帽子戴上，彼得伊凡諾維契。
要不然，你怕就要受涼了。

彼得伊凡諾維契

我怪暖熱的。

沃爾迦彼脫羅夫娜

自然，怪暖熱的！要知道這種天氣是最靠不住。受涼正是在這種天氣裏的。我來叫加西亞把你的帽子拿來。

彼得伊凡諾維契

用不着的。

沃爾迦彼脫羅夫娜

【不理這話】加西亞！加西亞！

加 西 亞

什麼事，太太？

沃爾迦彼脫羅夫娜

把你老爺的帽子拿來，再關照阿克辛娜叫她生起火來。

加 加 西

知道了，太太。

彼得伊凡諾維契

〔看着他的表〕我看這時似乎是喝咖啡的時候了，
你還要一息了麼？

沃爾迦彼脫羅夫娜

現在什麼時候了？

彼得伊凡諾維契

十二點半。正好是這個時候。

沃爾迦彼脫羅夫娜

我就來了。我決不可再忘記關照雪陀倫珂，叫他夜夜要把花澆水。那懶痞只是糾纏住加西亞，簡直一點事也不作。

加 西 亞

〔走下石級來〕老爺，你的帽子。

〔彼得接帽。〕

沃爾迦彼脫羅夫娜

華雷迪密爾起來了麼？

加 西 亞

起來了，太太；他正在擦臉。太太，我可把咖啡
端整起來了麼？

沃爾迦彼脫羅夫娜

好的。那麼你就在食棹旁邊尋一塊乾淨的檯
布，可是當心別弄髒了！你做事人家正也料不定會
做出點什麼來的。

加 西 亞

知道了，太太。

彼得伊凡諾維契

〔慢慢的戴上帽子〕我們有這樣的一個可愛的春天
已經有好久了。去年，在這時，還是很冷的呢。

〔 4 〕

沃爾迦彼脫羅夫娜

你別只是胡說亂道！去年也正是一樣的暖和的。哦，那是五月裏呀！

彼得伊凡諾維契

我分明記得在去年五月十日我到外面去的時候，我還穿外套呢。

沃爾迦彼脫羅夫娜

瞎說！因為第一你就並沒曾到外面去。這全都是沒有的事！

彼得伊凡諾維契

〔興奮的〕不錯，不錯。我還能好好地記得那日子呢！〔停了一會之後〕可是，一談到春天，我總不會忘記在一八七七年春間的時候，我們穿過了邊境……

沃爾迦彼脫羅夫娜

〔不理他〕木犀草今年我連一朵也還沒有看見過。

彼得伊凡諾維契

〔高聲〕……當我們走上坦紐勃的時候……

沃爾迦彼脫羅夫娜

呵，寧娜來了！〔寧娜出現在後面。〕也是穿一件薄舊的夏衣！你為什麼要穿上這件夏衣呢？我要告訴華雷迪密爾亞歷山特羅維支，我要！

〔寧娜，身上穿着涼爽的夏衣，穿過洋台而坐下在最高的一級石級上。〕

寧 娜

媽媽，那麼你準要告訴他的呢，倘若你喜歡的話。你在講什麼，爸爸？

彼得伊凡諾維契

我正在說，就是在一八七七年，當我們穿過了

邊境的時候……

沃爾迦彼脫羅夫娜

【嫌厭的】呵！這樁舊案子我們已經聽的够了。

彼得伊凡諾維契

【發怒的】哦，我本來絕沒有要說的意思！只因爲
娜問我，我給她一個回答罷了……

寧 娜

【微笑着】爸爸，你不是要你的咖啡麼？

彼得伊凡諾維契

【一種和順的口吻】正是的！這正是我們喝咖啡的
時候。然而你再也不能把她拖開花床的。

沃爾迦彼脫羅夫娜

我馬上就來了。

彼得伊凡諾維契

阿哈！你這個‘馬上’的意義，我早已就明白了的！〔向寧娜〕華雷迪密爾亞歷山特羅維支還沒有來麼？

寧 娜

他即刻就會來的。

彼得伊凡諾維契

那麼，沃爾迦彼脫羅夫娜！

沃爾迦彼脫羅夫娜

〔生氣的〕曉得了！你去好了！我就來的。

彼得伊凡諾維契

〔向寧娜做了個手勢，當即向屋子走去〕叫她快些，寧娜，要不然，她就會一直弄到半夜裏的！〔退入屋內。〕

〔少停。沃爾迦繼續着他的灌溉。寧娜仍然坐在洋台上。〕

寧 娜

當我今朝朝上醒來的時候，我突然記起了我結婚到現在恰恰是三年了。可不是很奇怪的麼？

沃爾迦彼脫羅夫娜

爲什麼奇怪的？

寧 娜

你知道當我初見到華雷迪密爾亞歷山特羅維支的時候，我簡直不喜歡他；倘若在那個時候有什麼人告訴我，說我是要嫁給他的，我對於人家這一樁事的胡想，怕就只有一笑置之的。

沃爾迦彼脫羅夫娜

那總是這樣的。

寧 娜

〔停了一會之後〕自然，在那個時候，我還只剛跨

出學堂，而且我還時常夢想着有樁非常的事情就要發生出來，不料果然，服龍納茲基皇子便時常獨自一個人來而向我求愛。我幾幾乎把我自己和他墮入在愛情裏，實際，我覺得我只不過稍微愛他一點吧了。後來不久，華雷迪密爾卻不覺的使得我最初次覺得是這樣的一個真誠的，尋常的男子。於是那奇怪的事情便發生了，我開始嫌惡那皇子，而且我覺得華雷迪密爾是男子中間的最完美，最可愛的人！我是怎樣的一個蠢笨的姑娘呵！我怎樣的着急啊，因為你也許會察破出，我已經吻過了華雷迪密爾呢！因為無論什麼人要是知道了這，似乎口頭上說起來總是值得大驚小怪的！可是當所有的事情成功了的時候，就一點也不大驚小怪的了！大家都是極歡樂的！〔少停。〕阿，當真的！這些都是美妙的時候。我這生世裏怕再也不會有像那樣的時候了！

沃爾迦彼脫羅夫娜

是美妙的麼？誰知道呢？將來還會有許多更好的事情哩。

(10)